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

B

德国蓝皮书

BLUE BOOK OF GERMANY

德国发展报告 (2015)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编 / 郑春荣 伍慧萍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

(20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5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

德国蓝皮书

BLUE BOOK OF
GERMANY



德国发展报告 (2015)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OF GERMANY
(2015)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主 编 / 郑春荣 伍慧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发展报告. 2015/郑春荣, 伍慧萍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

(德国蓝皮书)

ISBN 978 - 7 - 5097 - 7514 - 1

I. ①德… II. ①郑… ②伍…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报告 - 德国 - 2015 ②经济发展 - 研究报告 - 德国 - 2015 IV. ①D751.6 ②F1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9509 号

德国蓝皮书

德国发展报告 (2015)

主 编 / 郑春荣 伍慧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王晓卿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何晋东 于占杰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514 - 1

定 价 / 69.00 元

皮书序列号 / B - 2012 - 251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威·前沿·原创

皮书系列为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德国蓝皮书编委会

主 编 郑春荣 伍慧萍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李乐曾 朱宇方 朱苗苗 朱哲莹

陈 骏 胡春春 俞仪方 俞宙明

主编简介

郑春荣 博士，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教授、常务副主任，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德国研究分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德国政治制度、外交与安全政策、德国与欧洲一体化。主要著述：《对欧盟制宪能力的反思》（论文，《德国研究》2003年第3期）、《参与民主在欧盟的兴起与理论反思》（论文，《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从欧债危机看德国欧洲政策的新变化》（论文，《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论文，《欧洲研究》2014年第1期）、《中小企业——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支柱》（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欧盟委员会与社会伙伴在社会政策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德语专著，德国NOMOS出版社，2007）。

伍慧萍 博士，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欧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德国政治、政党、移民、教育、公共外交、欧洲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等。主要著述：《西方小规模政党的生存现状与成功条件：以德国为例》（论文，《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1期）、《德国选择党——疑欧势力的崛起与前景》（论文，《国际论坛》2015年第2期）、《普遍主义的困境：从文化冲突看欧洲认同的宗教文化向度》（论文，《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德国对华公共外交：以“德中同行”活动为例》（论文，《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原则与效率之间的欧盟机构语言机制》（德语专著，德国Peter Lang出版社，2005）、《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摘 要

2013 年 12 月，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建了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大联合政府，默克尔进入了第三个联邦总理任期，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则出任联邦副总理兼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部长。黑红联盟联合执政一年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领域的表现，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德国内政外交上的新动向、新特点，成为本书的重点内容。

与始终伴随着冲突和危机的黑黄联盟不同，黑红结盟虽耗时长、程序复杂，但组阁执政后的合作共事较为顺利，从而也为大联合政府仅在开局之年便能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法定最低工资、女性占比、双重国籍等法规的引入都更多地凸显了社民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各大政党在联邦层面的力量对比与 2013 年联邦议院选举结果相比变化不大。在联邦州层面，政党格局和组阁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德国选择党 2014 年在东部三个州的议会选举中成功进入了州议会，而且，在图林根州，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了由左翼党人士出任州长、社民党和绿党成为执政小伙伴的红红绿三党联合。本书的政治篇评述了大联合政府执政开局之年的表现与得失，分析了 2014 年在德国东部三个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的结果及其对德国（东部）政党格局和组阁形式的影响，并对德国社会中新近兴起或得到强化的抗议文化和疑欧、“反伊斯兰化”等思潮进行了剖析。

2014 年，德国经济的表现总体健康，体现在经济持续增长、就业继续改善、物价平稳、预算平衡且公共债务降低。然而，健康表象的背后也显现某些不安状况，如对外贸易略显疲态、经济面临下行风险、通缩苗头初露等。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向德国所力主的、以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节俭为核心的改革路线公开叫板，“希腊退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对欧元区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缺乏真正有效的、能均衡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状况的协调机制。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德国大联合政府在 2014 年继续推进相关战略，



如工业 4.0 战略和能源转向战略。为此，本书的经济篇分析了德国工业 4.0 战略的优势、风险及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并有专文结合德国政府的首个能源转向进展报告和两个行动计划，对能源转向推行三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效展开分析。

2014 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它是德国 2014 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话题，也为观察、梳理和反思德国以及欧洲围绕一战的记忆文化和历史认知提供了契机。为此，本书社会文化篇历史性地梳理了存在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之间不同的纪念文化和记忆文化，并由此溯源至不同的历史叙述和书写。此外，2014 年是欧洲研究区计划建成的年份，因此，本篇还分析了德国在欧洲研究区建设中的角色与战略，总体上把自己定义为欧洲研究区“发动机”的德国，在欧洲研究区建设的进程中所持的是一种积极而审慎的态度。

本书的外交篇首先聚焦乌克兰危机，分析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的原则立场及其国内存在的分歧。乌克兰危机给德国带来了外交困境，因为这是关于欧洲安全问题，德国一方面依然将北约视为欧洲安全的保障以及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最强大的支柱，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经验使德国意识到，欧洲的安全离不开俄罗斯。其后，本篇重点关注中德关系。2014 年，中德关系升级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加强两国在安全政策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虽然默克尔在第三任期有意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但是相对于其他亚洲伙伴国家，中德关系在经贸交往规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处于更高的层次。本篇有专文指出，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对欧盟，特别是对德国直接投资的“跳跃式”发展不是基于欧债危机的短期“抄底”行为，而是中国企业“延伸价值链”的内在发展需要，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行为。此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德国也日益关切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鉴于此，本篇最后有专文分析德越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近年来，德国和越南的交往越发密切，两国建立起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跟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开拓与越南的经贸关系，以及在中越领海争端下维持地区和平现状，这些都是推动德国发展对越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德国外交 中德关系 工业 4.0 战略 能源转向 政党格局

目 录



Ⅱ I 总报告

Ⅱ.1 德国重新测量世界的三重挑战	郑春荣 / 001
一 国内政治层面的挑战	/ 003
二 欧盟层面的挑战	/ 005
三 国际层面的挑战	/ 007
四 结语	/ 010

Ⅱ II 政治篇

Ⅱ.2 大联合政府开局之年执政述评	王广成 / 011
Ⅱ.3 从 2014 年州议会选举看德国东部政党 格局的变迁	伍慧萍 / 027
Ⅱ.4 经济危机以来德国社会思潮的新动向	杨云珍 / 044

Ⅱ III 经济篇

Ⅱ.5 后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表现和政策演化	丁 纯 李君扬 / 062
Ⅱ.6 “后危机”时期的欧元区 and 德国	朱宇方 / 085
Ⅱ.7 德国工业 4.0：基于国家高科技战略的分析	史世伟 寇 寇 / 101
Ⅱ.8 德国能源转向的最新进展及未来行动计划评析	朱苗苗 / 123



ⅢⅣ 社会文化篇

- Ⅲ.9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文化、责任与认同
——2014 年的德国文化索隐 胡春春 / 143
- Ⅲ.10 德国在欧洲研究区建设中的角色与战略 俞宙明 / 165

ⅢⅤ 外交篇

- Ⅲ.11 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的原则立场、
分歧及其原因分析 戴启秀 王志强 / 185
- Ⅲ.12 默克尔第三任期的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的
新动向 刘丽荣 / 200
- Ⅲ.13 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特征、趋势及其影响 赵 柯 / 217
- Ⅲ.14 德越关系分析：历史及现状 陈 弢 / 233

ⅢⅥ 资料篇

- Ⅲ.15 统计资料 朱宇方 / 251
- Ⅲ.16 德国大事记 朱哲莹 / 263
- Ⅲ.17 后记 / 282
- Abstract / 284
- Contents / 287
- Three Great Challenges for Germany in “Re-measuring the World”
..... Zheng Chunrong / 297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 1

德国重新测量世界的三重挑战^{*}

郑春荣

摘 要: 执政一年多以来，默克尔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了不少改革项目，而且在欧盟和国际层面也有新表现或新动作。但是，恰恰在其谋求“重新测量世界”的过程中，德国面临着来自以下三个层面的三重挑战：“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所折射的德国社会“地区间撕裂”问题，希腊政府更迭背景下的“希腊退出”危险，以及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应对。截至目前，德国民众对默克尔政府在希腊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应对上的立场有着相当高的认同度，但是危机的缓和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存在着重新激化的危险，而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德国国内的矛盾和分歧也会激化，从而牵制默克尔政府“重新测量世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及我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BG009）的相关成果。



的行动能力。

关键词：德国 重新测量世界 Pegida 运动 “希腊退出” 危险
乌克兰危机

默克尔领导下的第三届大联合政府拥有相对广泛的行动空间，这为它“构建德国未来”^①并在欧洲和世界层面承担更多责任奠定了有力基础。^②执政一年多以来，默克尔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了不少改革项目，而且在欧盟和国际层面也有新表现或新动作。但是，恰恰在其谋求“重新测量世界”^③的过程中，德国面临着来自三个层面的三重挑战，而且自2014年以来，每一重挑战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德国国内爆发的“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简称“Pegida 运动”）、希腊政府更迭背景下的“希腊退出”（Grexit）危险，以及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应对。这些看似相互孤立的事件，若加以仔细梳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德国所需应对的这三重挑战的某种内在关联性：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并非单单是“反伊斯兰化”者，而是会聚了各类对德国政治以及政府政策不满的人，其中也包括疑欧人士；而德国国内疑欧情绪的增长，与希腊政府更迭后出现的“希腊退出”危险及其对欧元区、欧盟的影响相呼应；希腊新政府与俄罗斯的某种靠近，挑战了欧盟对俄罗斯的共同立场；德国的外交新动向不仅体现在对乌克兰危机的积极斡旋上，而且也反映在德国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民兵输送武器以抵抗“伊斯兰国”（IS）上，而“伊斯兰国”恐怖袭击行动又是助推德国 Pegida 运动，使其声浪一度一浪高过一浪的导火索。

① 这是大联合政府《联合执政协议》的标题，参见“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 CSU und SPD”，18. Legislaturperiode, Berlin, 2013。

② 参见郑春荣《大选后的德国何去何从？》，载郑春荣、伍慧萍主编《德国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10页。

③ 这个概念借用自德国外交政策网站的一篇报道，它在评价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与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共同发布的《新力量、新责任》文件时就德国外交的新走向使用了“重新测量德国的世界政策”的标题。参见“Die Neuvermessung der deutschen Weltpolitik”，25.10.2013，<http://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de/fulltext/58720>。

一 国内政治层面的挑战

德国大联合政府于 2013 年底上台执政一年以来，推动了包括最低工资、双重国籍、养老金改革（63 岁提前退体的可能性、母亲养老金）等一系列改革。德国民众对于大联合政府的工作总体是满意的，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自从大联合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处于高水平，在 2015 年 2 月的一次政治晴雨表调查中，有 3/4 的被访者给予大联合政府的工作以积极评价；同时，如今有 55% 的人认为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之间的关系良好的方面更多（执政之初为 39%）。^①

过去一年中，德国的经济发展虽然受乌克兰危机以及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影响的拖累，但依然实现了 1.6% 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也表现稳健，就业人数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德国社会贫困问题加剧的隐忧依然未得到消除：根据平等慈善联合会（Paritä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最新发布的贫困报告，德国的贫困状况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此，德国 2013 年有约 1250 万人处在贫困状态，贫困率达到了历史峰值，即 15.5%（2012 年为 15%），而且，最少贫困人口所在地区和最多贫困人口所在地区之间的差值从 2006 年的 17.8% 攀升至 24.8%。换言之，在德国，人们的收入差距依然呈现出拉大的动能。^②

德国的这种“地区间撕裂”不仅体现在贫困水平的落差上，而且，在德国的“反伊斯兰化”运动方面，也能看到显著的地区差别。Pegida 运动主要是萨克森州的现象，德累斯顿是其老巢。有趣的是，参与德累斯顿“反伊斯兰化”示威游行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社会底层人士，而是来自中间阶层，他们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为主，一般拥有较高的收入，不属于任何宗教或党派。

① “Politikbarometer Februar 2015”，http://www.forschungsgruppe.de/Umfragen/Politbarometer/Archiv/Politbarometer_2015/Februar_2015/.

② “Paritätischer Wohlfahrtsverband: Armut in Deutschland auf Höchststand”，*Zeit-Online*，19. Februar 2015，<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5-02/armut-deutschland-bericht-paritaetischer-wohlfahrtsverband>. 根据欧盟的定义，贫困是指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 60% 的人，按照平等慈善协会的测算，德国每月收入低于 892 欧元的人（单人家庭）属于贫困人口，这个数值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 1872 欧元。



究竟是什么动因推动 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走上街头？一份调查报告显示，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普遍对德国现有政治体制表示不满，绝大多数人担心德国会因为外国人的涌入而被异化，主张德国人应该有勇气表现出更强的民族自豪感。^① 另一份调查也显示，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走上街头主要是因为对政界和媒体精英的不满，其次才是出于对移民和避难者的仇视以及对伊斯兰文化的批评。^② 另外一个事实也能佐证这一点：德累斯顿地区外来移民尤其是伊斯兰移民非常少，而在外来移民聚居的德国西部地区，反倒是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反 Pegida 游行，因为这些参加反 Pegida 游行的人知道，正如默克尔在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后所表示的，伊斯兰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

Pegida 运动不是德国独有的现象，在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也有类似的但诉求不尽相同的运动，但德国的 Pegida 运动无疑是声势最浩大的，而且，各国的运动之间虽有呼应，但并未在欧洲层面组织成一股聚合的势力。如今，在经历了高潮之后，德国的 Pegida 运动已经逐渐消沉。但这不是令德国政治家放松警惕的理由，因为不仅德国各个地方的 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还会组织零星的示威抗议行动，而且，一旦有新的导火索，不排除 Pegida 运动再次崛起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值得各主流政党引起警惕的现象是，调查显示，Pegida 运动的追随者绝大多数都是德国选择党（AfD）的潜在选民，由此也验证了德国选择党选民构成的异质性。有研究报告表明，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中有一半是排外的。^③ 事实上，对于像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右翼民粹政党，其反欧立场的背后往往隐含着反对外来移民的立场。^④

① “Studie über ‘Pegida’-Anhänger. Fast keiner antwortet”, 19.01.2015,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pegida-studie-103.html>.

② “Studie zum typischen ‘Pegida’-Anhänger. Männlich, gebildet, gut verdienend”, 14.01.2015,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pegida-237.html>.

③ “Politik. Forsa-Studie: Jeder zweite AfD-Wähler ist ausländerfeindlich”, 23.09.2014,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32532352/Jeder-zweite-AfD-Waehler-ist-auslaenderfeindlich.html>.

④ Karsten Grabow and Florian Hartleib, “Europa—Nein Danke? Studie zum Aufstieg rechts- und nationalpopulistischer Parteien in Europa”, 2013, http://www.kas.de/wf/doc/kas_36200-544-1-30.pdf?131202091119.

二 欧盟层面的挑战

正当人们以为欧债危机已经过去并开始谈论“后危机时期”的时候，希腊由于未能就总统人选达成一致，而导致希腊议会提前进行选举。这次选举之所以引起众人注目，是因为这次选举被渲染为关系这个重债国是否继续留在欧元区的方向性选择：时任总理、新民主党领导人萨马拉斯坚持延续现有的紧缩路线，而左翼激进联盟候选人齐普拉斯则坚决反对。

就在希腊议会选举前，德国在“希腊退出”的问题上隐约出现了某种新的论调，《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政府圈内人士警告希腊不要脱离紧缩政策，因为和 2012 年的情况不同，现在欧元区承受得住希腊退出的后果。^①然而，德国明里暗里的施压并未能像 2011 年阻止希腊就紧缩举行全民公投那样，扭转希腊选举的形势。

在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希腊大选中，和此前民调预测的一样，左翼激进联盟如愿赢得了大选。虽然未能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席位（缺 2 席），但是，它在选后以闪电般的速度与同样对欧洲持批评态度的独立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左翼激进联盟领导人齐普拉斯的大优势胜选是因为他迎合了希腊选民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们对另一种政策选项抱有幻想。事实上，此前执政的新民主党通过紧缩政策，在维持经济稳定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在 2011 年时为 -8.9%，到 2014 年则已实现 6 年来的首次正增长，达到 0.6%，据预测，接下去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2.9% 和 3.7%。但是，希腊的债务情况并无改善，2014 年，希腊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高达 175.5%，而且，年平均失业率也仍然处在 26.8% 的高位。因此，希腊前政府的紧缩政策未能及时显现成效，是受到患有“紧缩疲劳症”的希腊民众惩罚的原因。

希腊新政府执政伊始，就宣布不再与“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

① Nikolaus Blome et al., “Grexit Grumbings. Germany Open to Possible Greek Euro Zone Exit”, *Spiegel-Online*, 05.01.2015,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merkel-and-germany-open-to-possible-greek-euro-zone-exit-a-1011277.html>.



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进行合作, 并要求就债务进行重新谈判。但是, “三驾马车” 在希腊必须履行救助协议义务上未有任何松动, 尤其是德国的立场相当强硬, 例如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反复强调必须遵守既有协议义务, 不得重新谈判。显然, 德国不希望看到, 因为希腊“破规矩”, 德国迄今所坚持的、以紧缩为导向的欧债救助路线功败垂成; 德国担心, 一旦希腊脱离紧缩路线, 那么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助长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反紧缩的力量, 使其纷纷效仿。

为了给德国施加压力, 希腊方面甚至提出要德国就纳粹罪行进行赔款, 并威胁没收德国在希腊的财产, 但是德国政府不为所动, 严正拒绝了希腊方面的要求。希腊国防部长更是放出狠话, 扬言如果不给救助, 就给恐怖分子发签证进欧盟。在德国人看来, 希腊方面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挑衅出资者, 尤其把矛头对准了德国。

尽管如此, 2015 年 2 月 20 日, 欧元集团还是与希腊达成将救助计划延长 4 个月的妥协方案, 希腊政府承诺履行节约和改革义务, 并保证继续与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合作。为此, 希腊还必须提交一份具体的改革计划。2 月 24 日, 在希腊政府最终提交了改革项目表后, 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终于给救助计划的延长开启绿灯。德国联邦议院也在 2 月 27 日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延长计划。必须注意到, 欧元集团同意展延 4 个月, 相比希腊先前提出的延期 6 个月的要求有所缩水, 而且在这 4 个月, 希腊依然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因此希腊依然必须寻找出路。其实希腊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 一是在基本维持原政府与“三驾马车”达成的改革义务基础上达成新的救助协议, 二是退出欧元区, 但后一选项无论对希腊还是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元区和欧盟而言, 都将是更次的选择。

首先, 虽然左翼激进联盟领导人齐普拉斯在大选中不惧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 但这只是赢取选民支持的竞选策略, 也是为了让他在选举获胜后拥有更多与国际债权人进行讨价还价的余地。但他实际上并非真正想让希腊退出, 齐普拉斯曾表示, 左翼激进联盟领导下的政府将尊重希腊作为欧元区成员的义务, 保持均衡的预算。而且, 民调也显示, 3/4 的希腊民众不想退出欧元区。另外, 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希腊一旦重新启用自己的货币, 希腊的经济根本就没法复苏, 因为市场不会接受这种没有信用的货币, 这对希腊老百姓来说就是场灾难。

其次，从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来看，也并不愿意看到希腊退出欧元区。这^①一方面是因为希腊退出欧元区会带来剧烈的市场动荡和无法预计的连锁反应，而且，债权人也将遭受巨额损失，据测算，德国因提供贷款和担保产生的损失最高可达 720 亿 ~ 730 亿欧元。

在欧洲经历了巴黎恐怖袭击、欧洲各国“反伊斯兰化”运动高涨以及乌克兰危机延续的背景下，欧盟不愿意看到希腊的退出给欧盟内部造成又一波冲击。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疑欧和反欧势力有所抬头，这也导致在 2014 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赢得的议席数较上届突涨 3 倍，占欧洲议会议席数的 1/5；在德国方面，德国选择党也获得了 7% 的选票，首次进入欧洲议会。如前所述，疑欧和反欧势力往往与反移民“反伊斯兰化”的势力交织在一起，这也体现在德国选择党身上，希腊若退出无疑将进一步加剧欧盟的离心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持续需要欧盟内部更大的团结，而希腊若退出欧元区乃至欧盟将会加强希腊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此前，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在希腊退出欧盟的情况下，俄罗斯将终止对希腊的食品禁运方面的制裁，拉拢希腊的意图非常明显。事实上，希腊已经在以反对欧盟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为要挟，从就紧缩政策和债务问题的谈判中捞取好处，例如希腊就曾与欧盟在 1 月底做出的威胁俄罗斯将展开新的制裁的声明保持距离。希腊债务危机的延续，无疑会有损德国领导下的、欧盟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

三 国际层面的挑战

在一年前的第 5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联邦总统高克、联邦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和联邦国防部部长冯德莱恩的“三重奏”让人记忆犹新，这通常被视为“新德国外交政策”的形成。^①当时高克总统还在号召德国拿出领导

^① Andreas Rinke, “Raus ins Rampenlicht. Die Genese der ‘neu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ternationale Politik* 4, Juli/August 2014, pp. 8–13. 对于“新德国外交政策”的讨论也请参见《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杂志》的增刊: Gunther Hellmann, Daniel Jacobi and Ursula Stark Urrestarazu (eds.), “‘Früher, entschiedener and substantieller’? Die neue Debatte über Deutschlands Außenpolitik”, *Zeitschrift fü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Sonderheft 6/2015. 另请参见郑春荣《德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欧洲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2 ~ 14 页。